

陳沂詩文補遺

林*
宏作

序

陳沂（一四六九—一五三八）、初字宗魯、後改魯南、號石亭居士、鄞縣人、以醫籍居金陵。其事略詳見拙稿『陳沂及其憶昔四首』⁽¹⁾（後簡稱『拙稿』）。所著詩文現存『拘虛集』五卷・『拘虛後集』三卷・『拘虛詩談』一卷・『游名山錄』四卷・『陳石亭先生文集』十二卷。

『拘虛集』先有嘉靖壬辰（一五三二）陳儒梓行東昌之私刻本、今尚無緣一讀、其猶幸存天壤間否、亦未可知。及陳沂稍遷山西行太僕卿、即嘉靖癸巳（一五三三）十月以後至乙未（一五三五）二月以前之間、任卿嘗據陳本重刻、今歸臺北中央圖書館善本室、蓋是海內孤本。⁽²⁾案陳沂「嘗檢其自家食至登殿講・巡方岳以來、諸稟中極菁華合作者、彙為五卷、名曰拘虛集」⁽³⁾、其書雖出所自擇、而五卷中諸體略備、然僅僅數十百首、殆什一云耳。⁽⁴⁾况善本室所藏孤本、卷二及卷三又各缺一葉、計逸失五律五首七律四首、共九篇、其非全豹愈可知矣。

『後集』所錄皆陳沂歸田以後詩篇、實出其季子叔行暇日與二三作者「選訂數十篇、附前五卷以行」者、時在嘉靖壬

(1)

*本学文学部

キーワード||陳沂・詩文・補遺・考証

戊（一五六二）秋七月、陳沂觀化後二十五年矣。叔行之選訂、旨在「言不貴多、惟美則傳、」搜羅並未殆盡。又張光實「因叔行命書、敬贍而壽諸梓、」此「後集」之所由刻也。⁽⁵⁾惜遍查各類書目、迄今尚無眼福一見原刻。民國二十三（一九三四）年三月、張壽鏞以叔行本附任卿重刊本之後、並與「詩談」·「游名山錄」匯刊於「四明叢書」第四集之中。拘虛諸集賴四明張氏約園之開雕、幸存先賢遺著於不墜、其功偉矣。

陳沂文稿故在伯子時萬、懼其久而易湮、乃與從弟時伸議刻以傳、時伸願捐俸以領茲事、於是復與仲弟時億重加訂閱、付之梓行。陳沂逝後第二十八年、嘉靖乙丑（一五六五）事也。⁽⁶⁾案「陳石亭先生文集」現藏日本尊經閣、與任卿重刊「拘虛集」同是孤本僅存。余因漢學研究中心「景照海外佚存古籍書目初編」、先讀書影、後乃有幸親見原書、亦平生讀書巧合之遇也矣。

一九九七年九月至翌年三月、余在故宮讀書、並赴中央圖書館縱覽群籍、旨在搜集明清書畫家資料、而前撰「讀文徵明自書詩卷」⁽⁷⁾時、未能一見之陳沂「憶昔」四首、亦在找尋之中。然「拘虛集」任卿重刊本卷三所收「憶昔」、正缺其四、而約園又據任氏缺葉本開雕、其四仍是渺無踪影。四首缺一、畢竟有美中不足之憾、遂以數日之力、一將所能想及所能尋求之陳沂資料皆徹底查尋、終在「甬上耆舊詩」卷十發現「憶昔」其四。其間詳情已見「拙稿」、茲不再贅。

為尋「憶昔」其四、遂遍及有關陳沂之各種資料、「拙稿」因以成篇、誠非始料之所及、而所得資料之中、不見於陳沂詩文集中者尚有十數篇、更是意外收穫。張壽鏞搜尋陳沂遺著最勤、猶稱「石亭文集十二卷、他日訪獲、當續刊布」⁽⁸⁾。壯志未酬、蓋有憾憾於心者。今「文集」所在既明、又增佚詩佚文十數篇、先此補遺、或可為其稍解未了之願、而於將來有意討探陳沂者亦有一助焉。

一、內苑涵碧亭

苑入黃金塢、橋迴碧樹灣。龍池觀九島、鼇禁覓三山。溜轉雲車急、花深月殿閒。⁽⁹⁾從來人罕至、御榻在中間。

任卿重刊本卷二缺佚一葉，脫五律五首，目為『除夕』·『對雪次韻』·『郊祀』·『齋居』·『內苑涵碧亭』·『兔山』。今此篇賴『甬上耆舊詩』(卷十)·『列朝詩集』(丙集第十四)選錄，幸存人世。蓋二書所據，若非陳儒原刻，亦是任卿重刻之無缺葉本矣。

案文徵明『西苑詩後記』云、

「嘉靖乙酉(一五二五年)春、同官陳侍講魯南(沂)·馬修撰仲房(汝驥)·王編修繩武(同祖)偕余為西苑之遊。先是魯南教內書堂、識守苑官王滿、是日實導余三人行、因得盡歷諸勝。既歸、隨所記憶、為詩十篇。」

時陳沂五十七歲、有詩六篇。文·馬亦各有『西苑詩十首』。馬於各詩之前皆有小序、略述其境概況、其七『樂成殿』詩前云、

「從芭蕉園南循水過西苑門半里有牖、瀉池水轉北、別為小池、中設九島三亭。一亭澡井、闕角為十二面、上貫金寶珠、頂內兩金龍、並降丹檻碧牖、盡其侈麗。中設一御榻外、四面皆梁檻、通小朱扉而出、名涵碧亭。」

正可與陳沂此詩相互參照。又芭蕉園者、殿名崇智、舊在承光殿南、陳沂諸人所同遊之太液池·瓊華島皆列前後、亦見馬汝驥詩序。清順治中、於芭蕉園改建佛宮、顏曰萬善。延名僧講法其中、敕內臣十二人、薙髮受具、列居左右云。見楊鍾義『雪橋詩話』三集卷二。

二、九月十三日再登慧山二首其二

黃葉逢秋寺、蒼煙下晚岑。經寒羣木慘、斂照四山陰。入野平臨盡、垂崖俯視深。一時隨返轡、難挽薜蘿心。

此詩二首、其一已見『拘虛集』卷二、題作『再登佛慧山寺』。案此詩二首及下篇所錄『與諸公再游開元寺』一詩俱

見程可菴萱暉堂所藏詩帖、二玄社嘗影入『宋元明清書法叢刊』第五卷。前者書以行書、娟麗整飭、其二之下鈐有朱文「魯南私印」一章。後者則出於草書、似「經旬兩度游」之後所追寫、其下鈐有白文二章、除「氏」字外、文已不可辨識。又詩帖左下端有「錢載」白文一章（見圖I）。錢載（一七〇八—一七九三）、字坤一、號蘧石、又號瓠尊、晚號萬松居士、浙江秀水人。乾隆壬申（一七五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七遷內閣學士、直上書房、官至禮部侍郎。精詩善畫、尤工蘭竹。有『蘧石齋詩文集』。『清史稿』卷三百五有傳。此詩帖原為蘧石齋中物、後乃歸程氏萱暉堂可知矣。

三、廿七日與諸公再游開元寺、次屠觀察韻。

崔嵬登古剎、臺砌亂峯頭。與客情俱適、逢僧事更幽。山深遲見日、林迥不禁秋。老去清緣在、經旬兩度游。

此詩亦見萱暉堂所藏詩帖、茲不再贅。案『拘虛集』卷三有『登佛慧山尋開元寺』七律一篇、應是早於此詩之作。若以此詩結句所稱「經旬」而論、則是十七日前後之事、而諸詩所述、皆是秋景在眼、應同為九月時事矣。又慧山在江蘇無錫縣西、西域僧慧照居此山、故名。開元寺即在山中。九月十三日再登慧山、則前此已有初登之舉、然似未一遊開元寺矣。「諸公」者何人、今不可知。屠觀察亦不詳、然既云「次韻」、蓋同遊之人矣。

四、憶昔四首其四

兩朝稽古備詞臣、上逼仙班壓縉紳。避路火城傳衛士、具餐晨館候庖人。春深玉署翻紅藥、日晚金河出素鱗。莫為涼颺惜團扇、向來共奉受恩頻。

見『甬上耆舊詩』卷十及『列朝詩集』丙集第十四。有關此詩發現之經過及其內容之討論、已見拙稿『陳沂及其憶昔四

首』容請參看，茲不再贅。

五、題文徵明溫蘭圖

別來芳迹杳難尋，千里相思契結深。漢館月明幽客夢，楚江秋盡美人心。含風嫋嫋香生佩，隔水悠悠思入琴。百卉無情自春綠，不堪於此易沾巾。

余嘗題文衡山墨蘭寄友人，今為辨之錄此。

時癸酉歲九月十八日，在松陵舟中書。湖光月色相映，且與衡山方別，其情不言可知也。鄞陳沂。

陳沂詩文補遺

見『石渠寶笈』（初編附。貯長春書房）。「癸酉」即正德八年（一五二三），時陳沂四十五歲，為張辨之所藏文徵明畫蘭題其舊作。案是年八月五日，陳沂與王韋·顧璘·文徵明·李熙陪侍太宗伯太原喬宇登金陵之幕府山。山在江蘇江寧縣北長江南岸，晉瑯琊王渡江，丞相王導建幙於此以迎王，故名。是日登山，喬宇首倡二詩，衆繼韻和之。又以顧璘將赴全州謫所，各贈一詩。陳沂詩云、

「坐俯清江淨不流，差池沙鳥亂行舟。風光萬里同遐賞，草色千年非舊遊。幕府荒涼山寺在，霸圖銷歇野煙收。重臨況送南遷客，雲裏瀟湘落木秋。」⁽¹⁰⁾

明日（八月六日）詩谷錄於卷，文徵明作圖，屬陳沂記之，此則陳沂『遊幕府山記』⁽¹¹⁾之所由作也。今觀補遺所錄詩後跋語，既署癸酉九月十八日，又「與衡山（文徵明）方別」，則文·陳二人過往之密相交之深可知矣。凡此諸事，江兆申『文徵明與蘇州畫壇』皆未述及，應可為該書增補資料。

(5)

六、同用脩·鳴吾·徵仲登西寺毘盧閣得臥字

招題俯西垆、盛夏偶一過。丹閣鬱崇構、宛有涼風控。飛梯貫蝸房、踏躅屢却蹉。攬衣苦微无、歷盡乃軒大。天垂遍龍象、地出迴蓮座。遐睇入烟眇、浩歎飄雨唾。鯨音諸梵接、花氣衆香和。空中萬緣寂、色外六根破。性悟揮偈言、情迷動歌些。北泉瀉清冷、西巘開紫邏。松高絕暑溽、蕪遠隔塵沓。延曠興益豪、凌險氣不挫。豈惜結駟勞、在此依雲臥。

見二玄社『宋元明清書法叢刊』卷五。舊藏錢載礬石齋、後歸程可菴萱暉堂（見圖II至圖V）。此詩五言排律、與楊慎用脩·廖道南鳴吾·文徵明徵仲同登西寺毘盧閣所作。「控」韻兩用、蓋一時之忽也。案楊慎『升菴集』卷二十二有『夏日登毘盧閣』、季節·地點·詩體皆與陳沂此詩同、蓋是同時之作。唯結句稱「奇賞真四美、同詠慙五君。」據陳沂詩題、同登者僅四人、「五君」缺一、今不知誰何氏矣。

又詩札之後有「（陳）沂稿奉橫涇先生咲正」。案顧璘、字英玉、號橫涇、吳縣人。明初隸匠籍、徙居金陵。顧璘之從父弟也。正德甲戌（一五一四）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官至河南副使。傳見『列朝詩集』丙集·『明史』文苑二。

文徵明『寄顧橫涇』云、

「我別橫涇三十年、同遊都盡獨巍然。淵明誰送東籬酒、季子原無負郭田。貧病豈知翻益壽、聰明莫道不如前。相思相見知何地、夢破秦淮月滿川。⁽¹²⁾」

可以想見其人。

七、喜雪次韻

素雪踰時降、元冥執令違。稔思三白見、陽候六花飛。夜禱期周雅、晨興學謝衣。瑞承天鑒在、靈協聖心祈。密靄瀟張幙、微霰先集璣。釀成初浙瀝、飄動轉雰霏。幻物形差變、移時境倏非。高樓方足賞、葑屋復憐饑。壯士無青鬢、

文禽失采翬。未春林藉色、當晦砌連輝。影落虹橋合、光凌鵲觀巍。江沙平釣磧、山徑絕禪扉。梅馥熏人暗、茶烟出舍微。禁園催燠候、戰壘肅寒威。鯨客疑烹海、淵精訝燭磯。輕寒蜨差擬、至潔露難希。點髻瓊簪起、凝腮玉淚揮。塵消胡騎遁、草沒獵鷹歸。散亂深縈宇、徘徊巧入幃。月臨猶助朗、日出不成晞。逸興宜乘蹇、豪酣稱炙肥。蔡兵隨步陣、楚舞鬪腰圍。交象俄驚怪、湘鴻早見幾。變和由相幄、布澤自王畿。授簡歸宸思、攜毫出化機。感君高詠贈、郢曲和人稀。

此篇五言排律、與七言古詩『慶成、與殿中左門宴』同以行草書於摺裝四開之內、均縱二五·五公分、通橫二八·一公分。七古一篇已見『拘虛集』卷一、題作『殿中左門燕慶成』、字句皆同。五排之後題「(陳)沂頓首呈近湖先生笑正」、並鈐有「陳魯南氏」·「石亭居士」二印。見『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藏『元明書翰』己六冊。又見『故宮書畫錄』增訂本卷三『元明書翰』第四十四冊。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八、題沈周西山雨觀

樹暗江春暮、雲深山雨中。隱侯孤興發、摹出米南宮。

石田翁文詞書畫各有宗法、而思致過之。昔立本觀僧絲畫、嘗寢食其間。余于此幅亦然。因賦絕句以歸子寅。陳沂題。時嘉靖甲午歲冬十月望後也。

案拘虛前後二集皆未收此詩、『石亭文集』卷十一有『跋沈石田(周)臨米元暉(芾)雲山圖』、僅存「昔(閻)立本」至「亦然」十八字而已、蓋家藏稿本業已散佚者乎。今據『石渠寶笈』續編第五十六寧壽宮藏十三列朝名人書畫五錄出、以見全豹。嘉靖甲午(一五三四年)、陳沂年六十六。前考其致仕、應在一五三三年十月以後至一五三五年二月以前之

間、則是時蓋已歸田還鄉矣。又嚴賓、字子寅、一字鶴邱、金陵人。往來顧璘·文徵明之門、蓄古法書·名畫頗多、亦能詩畫、所畫山水小景酷似徵明。顧璘「嚴子寅小閣」云、

「幽棲易為足、容膝豈願餘。日覽陶謝篇、時臨蘇董書。樂此永昕夕、自顧無斗儲。往往賦佳句、馳聲滿鄉閭。」⁽¹³⁾

其人其事、髣髴可以想見。

九、唐寅自題層巖策杖圖次韻

四望寒雲惟落木、百重青嶂欲凌霄。孤城流水行人盡、月過溪頭影在橋。

詩後署「鄞陳沂次」、鈐印一「魯南」。唐寅原韻云、

「拔嶂懸泉隔塵世、層臺曲閣倚雲霄。賞心會有東隣約、清曉來過獨木橋。」

陳沂之外、又有乾隆癸卯（一七八三年）季夏上澣御題七絕一首、亦次唐寅原韻。今不錄。以上俱見『石渠寶笈』續編第七乾清宮藏列朝名人書畫三。

十、跋趙奕書梅花五十詠

趙魏公書入神品。至於夫人管氏、子雍·奕、公之弟孟顓、雍之子鳳·麟、皆以善書鳴。元仁宗嘗取魏公與夫人雍之書作一卷、識以御寶、藏之秘府、使後世知有趙氏父子夫婦筆翰之妙、意以自侈也。予往年在金赤松家、曾觀魏公十三書、後有管氏·孟顓書一卷。在京師有貨魏公父子葡萄詩一卷。在杭見雍父子書一卷。又嘗有互見者。其書品之高下、大抵如其倫。人有謂雍·奕能亂父書、蓋着筆意態、不失家法耳。若魏公之風神結構、如水中芙蓉、天然標格、非剪裁雕刻者所能亂之也。今觀奕所書梅花五十詠、雖不迨魏公遠甚、而詩情筆態、宛有餘澤。若是亦可謂克肖者矣。

尚復過求哉。彥明其藏之。

跋後署「鄞陳沂題」、見『石渠寶笈』卷八（貯御書房）。案此卷前幅王冕畫梅、至正六年（一二四六）五月三日、偕永嘉鄭文中、天台隱雲深遊赤松山、道過龍壽覺慈蘭若、會真叟師設茗供、塵慮頓洗、借紙作墨梅一枝以謝之作也。後幅趙奕行書、前署「梅花五十詠」五字。欵識「至正五年（一二四五）四月一日、古汴趙奕為殷起巖書。」蓋詩·畫本各自獨立、後人偶以同是梅花之作、遂合裝一卷。是後幅引首喬宇但以篆書「梅花禠詠」四大字（欵署白巖）、拖尾都穆·黃謙·陳沂·顧璘·祝允明·王韋·文徵明·蔡羽·朱之蕃·顧起元等明人諸跋皆未道及王冕墨梅。又朱之蕃跋署「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一六〇七）仲春十一日」、顧起元跋署「萬曆戊申（一六〇八）元日」、則趙·王詩畫合裝成卷、應在明末清初之際。柴翁當題句稱「冕公梅、得之楊補之、千花萬蕊、自不亂點。前諸君子論字、不知梅之妙也。冕公豈為諸君子論字哉。」東道人所謂「戲寫一枝羌笛外、西風吹不到長安。」皆合卷以後之事、喬宇諸人自無緣一見趙·王詩畫於同卷之內也。

又都穆跋署「正德戊辰（一五〇八）秋七月」、顧璘署「正德四年（一五〇九）八月十九日」、王韋署「壬申（一五一二）閏五月」、文徵明署「正德己卯（一五一九）八月初八日」、其他諸人則未署明年月、然陳沂跋既在都穆·黃謙之後、而在顧璘·祝允明之前、以題跋次序而論、則陳沂跋應作於一五〇八年七月以後至一五〇九年八月以前之間。若以陳·顧二人之交情而論、二跋皆是同時所作、亦未可知矣。時陳沂四十一歲。

陳沂此跋雖論趙奕書、兼述其家學淵源、然處處以趙孟頫為立說之準繩、而字裏行間特致讚揚傾倒之情。『石亭文集』卷十一有『跋趙魏公所畫二君比劍圖』·『跋松雪公墨迹』·『拘虛集』卷一有『趙魏公畫赤驃歌』·『題趙魏公畫夫人管氏曉起玩花圖』、所謂「吳興王孫意氣新、筆底形容更風雅、」欽慕之情溢於言表。

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三二）、湖州（今浙江吳興）人。字子昂、號松雪道人·鷗波道人·水晶宮道人。宋太祖趙

匡胤第四子秦王德芳第十世孫。仕元，至翰林承旨·榮祿大夫，封魏國公，諡文敏。為人才氣英邁，詩文清遠。工書，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而真·行尤為當代第一，小楷諸書第一。其書凡三變，初臨宋高宗趙構，中以定武蘭亭序為師，並及於鍾繇·王羲之·獻之諸家，晚學李邕·柳公權，落筆如風雨，一日能書一萬字，遂以書名當世而法後世。畫入逸品，高者詣神，工釋像·山水·木石·花竹·尤精人馬。少時步武李思訓·王維·李成，皆縑素滌染之筆。及壯，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著有『松雪齋文集』。『元史』卷一百七十二有傳。⁽¹⁴⁾

陳沂跋中所謂元仁宗云云者，見楊載『翰林學士趙公行狀』，其言曰、

「(元仁宗)嘗取其(管道昇)書，合公(趙孟頫)及子雍書，善裝為卷軸，識之御寶，藏之秘書監，曰、使後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亦奇事也。」⁽¹⁵⁾

元仁宗之於趙孟頫，非僅「聖眷甚隆，字而不名，」並嘗論其「文詞高古，書畫絕倫。」⁽¹⁶⁾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四月旨下「趙子昂每寫來的千字文手卷一十七卷，教秘書監裏裱褙了，好生收拾者。」⁽¹⁷⁾仁宗之重視孟頫書畫，於此可見。

管道昇(一二六二—一三一九)，字仲姬。翰墨·詞章不學而能，書牘行楷與孟頫殆不可辨同異。善畫墨竹梅蘭，晴竹新篁是其始創，亦工山水·佛像。延祐四年(一三一七)封魏國夫人。

趙孟頫，字子俊，官至知州。畫人物·花鳥頗佳。亦工書，得家傳。

又案趙孟頫有子三。長亮，早卒無聞。次雍，字仲穆，官至集賢待制，湖州路總管府事。以書畫知名，工真·行·草·篆。篆法李斯·李陽冰而清勁有餘。真·行·草法其父。山水師董源，尤善人馬。著有『趙待制遺稿』⁽¹⁸⁾。季奕，字仲光，號西齋。隱居不仕，日以詩酒自娛。晚居吳中，與崑山顧德輝交。德輝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紈綺故習。以書畫知名，工真·行·草書，雖不脫家法，而行墨結字微有不同。⁽¹⁹⁾

又趙雍子鳳，字允文。畫蘭竹，與乃父亂真，雍每題作己畫，故其名不顯。亦習書，更益以工，便可造父之域。⁽²⁰⁾麟、字彥徵，以國子生登第，為江浙行省檢校。善畫人馬，亦能山水。亦習書，更益以工，便可造父之域。⁽²⁰⁾

又都穆以下、黃·陳·文及蔡羽諸跋皆稱趙奕此卷為許彥明所藏。案許陞（一四六九—一五三六）、字彥明、號攝泉、上元人。顧璘稱其「棄末俗而從舊風、肫肫默默、有古篤行之遺軌。擇言而言、擇地而蹈。知白守黑、居進若退。信古昔、尊先王、如著龜鬼神之不敢侮、故其肺腑之奧無隱慝。」而「處富不盈、居賤不詘、」獨與文徵明·蔡羽·陳沂·王韋·顧璘為密友。⁽²¹⁾又好法書名畫、登臨觴詠、所至有作。⁽²²⁾子許穀、字仲貽、號石城、嘉靖乙未（一五三五）會元、官至南京尚寶司卿。年八十有三、自為行述、甫三日、無疾而逝。為顧璘高第弟子、風流儒雅、以耆宿主盟詞壇。⁽²³⁾嘗序陳沂『拘虛後集』·『石亭文集』、文末署「通家晚學」、宜乎其稱也。

又朱之蕃和詠梅詩後云、

「同顧鄰初（起元）丈飲許儒龍齋中、出此卷縱觀之、因屬追加原韻。憶里中諸先達賞閱時、迄今又復百年、乃得附名末簡、良有厚幸。愧惡札俚言、真成貂續。姑以紀許丈世守之思云爾。」

顧起元亦云、

「此卷因許長卿出其曾大父攝泉先生所藏以示坐客、因命之次韻。元介（朱之蕃）一揮而就、不啻超乘而上。余視仲光（趙奕）、瞠乎後矣。」

許儒龍·許長卿蓋是同一人物、許陞之曾孫、惜生平事蹟未詳、是可恨也。趙奕書不多見、詩尤不易得、此卷梅花五十詠幸為許陞所得、經四代歷百年之久、猶能存藏於其家、堪為藝林增添佳話、其功偉矣。

朱之蕃、字元介、一作元价、金陵人。萬曆乙未（一五九五）傳臚、官至禮部右侍郎。出使朝鮮、其國人乞書、以貂參為贄、厚獲以歸、盡斥以買法書·名畫·古器、收藏遂甲於白下。錢謙益評其「詩篇冗長、頗不為藝林所許。」⁽²⁴⁾今讀其和趙奕詩、「梅種江村玉作圍、蓑披雪艇得魚歸。不妨醉臥茆檐底、清夢花間化蝶飛。」（『江梅』）自有一股清新飄逸之氣。而「休論月魄與雲魂、一種清真萬古存。雀噪寒溪驚幻夢、飛英猶自繞柴門。」（『梅魂』）更有綿綿難斷之情、未可「冗長」一體視之。選詩之難、蓋可想見。

顧起元（一五六五—一六二八），字太初，一作鄰初，南京人。萬曆戊戌（一五九八）探花，官至吏部侍郎，諡文莊。精金石之學、工書法、十竹齋畫譜芳信先傳為其所題。著『金陵古金石考』·『客座贅語』·『說略』·『蟄菴日記』，又有詩文集、累百卷⁽²⁵⁾。

十一、跋趙孟頫篆書千字文

此余正德丁丑三月榜下得之廟市物也。按文敏元貞二年授翰林學士承旨。次年改元大德。元成宗雅好文翰，金花闌絹素、應是內府給出。文敏之書，諸法兼善，所謂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蓋一千年來天下一人而已。此奉勅繕書蠅頭小篆千字文，則專本之秦李嶧山碑，而參酌陽冰·楚金筆意，非郭忠恕·夢瑛師之所可並者。諦觀精妙絕倫，有天孫神女之致，而勻整得法，具冠裳佩玉之風。運古思於豪端，組千文於尺幅，烏可以尋常筆墨論哉。再閱金華學士徐武功伯二題，洵是天府秘寶，落於人間。余安敢不琳瑯視之，以為我陳氏之大寶哉。時嘉靖七年六月廿四日，華玉索覽見歸，識於金陵書塾。

跋後署「魯南陳沂」，鈐〔魯南〕·〔讀中秘書〕二印。又此卷〔本幅〕絹本，縱五寸九分、橫八寸八分。欵署「大德元年（一二九七）三月十日，臣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奉勅繕書。」鈐〔孟頫〕一印。具見『石渠寶笈』續編卷三十七御書房藏二列朝名人書畫二。

案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趙孟頫以程鉅夫薦，入見世祖。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六月，授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二十七年（一二九〇）五月，拜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二十九年（一二九二）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成宗大德元年（一二九七）除太原路汾州知州，未上。三年（一二九九）八月，改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武宗至大二年（一三〇九）七月，陞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未上。三年（一三一〇）十月，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

史。仁宗即位，辛亥（一二三二）五月，陞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皇慶二年（一二三三）六月，改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十一月，轉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延祐元年（一二三四）十二月，陞集賢學士·資德大夫。三年（一二三六）七月，進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六年（一二三九）五月，謁告欲歸，仁宗初以為難，既又重違其意，從之。孟頫得請南歸，即在是年。英宗至治二年（一二三二）六月辛巳薨，年六十有九。⁽²⁶⁾

陳沂跋以趙孟頫元貞二年（一二九六）授翰林學士承旨，蓋是有誤。趙之進拜承旨，實接程鉅夫之後，讀其本傳可知。『程鉅夫傳』於皇慶二年（一二三二）云云後，遽稱「三月，以病乞骸骨歸田里」。案『元史』標點本卷一百七十二『校勘記』⁽²⁷⁾云、

「據『雪樓集』卷首所收『元史程鉅夫傳』，附錄揭傒斯『程鉅夫行狀』改「月」字為「年」。按此處指延祐三年（一二三六）。」

是矣。今此卷既署大德元年，則趙孟頫不應有翰林學士承旨之銜。陳沂蓋有未察焉。

又「元成宗雅好文翰」，不見於『本紀』及其他記載，未知所據。元初諸帝，起於朔漠，未遑文事。至太宗八年（一二三六），始用耶律楚材之言，立經籍所於山西平陽，⁽²⁷⁾編集經史。至元四年（一二六六），世祖徙經籍所於京師，改名宏文院。至元九年（一二七二）十一月，太保劉秉忠·大司農孛羅奉聖旨設立秘書監，⁽²⁸⁾掌歷代圖籍並陰陽禁書。

世祖忽必烈重視漢文化，啓用南人，以儒足以政治，影響元朝後世至深。嘗命其太子真金學於贊善王恂。⁽²⁹⁾真金更於宮中推行漢文教育。⁽³⁰⁾仁宗於諸帝中最能親儒重道，並雅好書畫文藝，就其禮敬趙孟頫一事，已可想見。前章業已敘及，茲不再贅。至於成宗，則『祕書監志』所載，若大德四年（一二三〇）「九月二十四日，奉聖旨，祕書監裏有底書畫，依着張參政說底杭州鋪馬裏取好匠人，都裱楷得完備者……」（卷六）。五年（一二三〇）「六月十四日，祕書監裱楷佛像·書畫等，聖旨差委壞義將引軍一十名著守，供作勾當。」（卷三）同年「八月初六日，奉聖旨裱楷書畫，差官前到杭州取發（王）芝并匠人陸德祥等共五名，馳驛前來祕書監，裱楷書畫勾當。」（卷三）其於書畫，蓋可謂關心至切。況趙孟

類此卷篆書千字文又是大德元年「奉勅繕書」（唯當時並非翰林學士承旨），則陳沂稱成宗為「雅好文翰」，蓋可謂慧眼獨具矣。

又案李斯（？—前二〇八）、字通古、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西）人。從荀卿學成、入仕於秦、呂不韋以為客卿、上『諫逐客書』、為秦始皇所重。始皇并六國、以斯為丞相。助始皇定郡縣制。又以尚方大篆字皆古體、莫測其文、遂刪其繁冗、取其合宜、參為小篆、天下行之。唐張懷瓘『書斷』卷上『小篆』稱其篆「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為不易之法。」卷中『神品』又云、「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為璽、令（李）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秦望〕等碑、並其遺跡、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代之法式。」唐李嗣真『書後品』亦云、「李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絕。秦望諸山及皇帝玉璽、猶夫千鈞強弩、萬石洪鍾。」『史記』卷八十七有傳。

又李陽冰、字少溫、唐趙郡（今河北趙縣）人。李白族叔。李白晚年依陽冰以終、白沒、編白詩并為作序。晚年官將作少監、人稱李監。好古善屬文、工小篆。初學李斯（嶧山碑）、後見（吳季札墓誌）、「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識者謂之蒼頡後身。」⁽³⁰⁾唐呂總『續書評』稱其篆書「若釵倚物、力有萬鈞、李斯之後、一人而已。」

又徐鉉（九二〇—九七四）、字楚金、南唐廣陵（今江蘇揚州）人。第進士。中主李景見其文、以為祕書省正字。與其兄鉉同有大名於江左、累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為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徐鉉親為之篆。兄弟皆工染翰、崇飾書具。『宋史』卷四百四十一有傳。

又郭忠恕（？—九七七）、字恕先、河南洛陽人。後周廣順（九五—九五三）中、召為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宋太宗即位（九七六）、授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富有文學、善畫、工篆籀。『宋史』卷四百四十二有傳。

又釋夢英、號宣義、宋衡州（今湖南衡陽）人。工書、正書第一、篆次之、分·隸又次之。『關中金石記』云、「夢英以篆法自名而體多間架、筆趨便易、不若少溫（李陽冰）之安詳端雅也。」

又宋濂（一三一〇—一三八一）、字景濂、其先金華之潛溪人、至濂乃遷浦江。元至正中、薦授翰林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入龍門山著書。明初、與劉基等並徵至應天、除江南儒學提舉、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為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其書清古有法、精細楷、行筆極蕭散、而有純棉裏鐵之意。有『宋學士全集』·『宋景濂未刻集』。『明史』卷一百二十八有傳。

又徐有貞（一四〇七—一四七二）、字元玉、號天全、初名理、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宣德八年（一四三三）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為人短小精悍、多智數、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究。誣殺于謙·王文、中外側目。後為石亨所構、詔徙金齒（今雲南保山縣）為民。亨敗釋歸、放浪山水間、十餘年乃卒。善書畫、能詩歌。詩文取通達、不屑為雕章飾句。行·草得懷素·米芾風。真書法歐陽詢而加以飄動、微失之弱。有『武功集』。『明史』卷一百七十一有傳。

陳沂此跋所謂之宋·徐二題、乾隆時已不存於卷中、蓋已為人割取。⁽³²⁾二題云何、今不得知其詳矣。然此卷〔本幅〕既是趙孟頫「奉勅繕書」、則其初當為元成宗所寶有、以之視為「天府秘寶」、宜乎其言也。又延祐三年（一二二六）「祕書監奉旨裱楷趙子昂書千字文一十柒卷、並藏於祕書監」⁽³³⁾則此卷篆書或在其中、亦未可知矣。

正德丁丑（一五一七）春、陳沂始舉進士、榜下得此趙孟頫篆書千字文、時年四十九。至嘉靖七年（一五二八）六月廿四日、以「華玉索覽見歸」、而題識此跋、時年六十。案陳沂於一五二七年十一月出補江西左參議、至一五三〇年始轉官山東、則題跋之際、猶在江西任內。又顧璘（一四七六—一五四五）、字華玉、別號東橋居士、上元（今南京）人。正德丙子（一五一六）、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布政司左參政。嘉靖改元（一五二二）、冊立中宮禮成、奉表入賀、道陞山西按察使、以親老辭、不允。尋以病免。戊子（一五二八）起為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³⁴⁾是一五二二年病免後至戊子以前、顧璘應隱居故里。其戊子年再起之日、今不可知、則陳沂跋中之「金陵書塾」、或在江西任內自署之齋名、或於江西任內嘗於六月返鄉而識於自家之書塾、蓋皆未可確定、而有待將來詳考者矣。

十二、許陞畫像贊

軒曰嘉會、人無汎求。居曰惟適、身無過求。堂曰貽穀、後無餘求。

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其言曰、「(許)穀刻其(許陞)遺詩二卷、石亭(陳沂)贊其畫像」云云。案顧璘『攝泉隱君許彥明(陞)墓誌銘』云、

「丙申六月、疽發之背、却藥安臥……是月二十二日竟卒、得年六十有八。……踰三月、(許)穀歸自京師、哀且定卜丁酉正月二十二日葬隱君(許陞)於安德鄉王家山祖墓之次。」

丙申即嘉靖十五年(一五三六)、得年六十八、則許陞應生於成化五年己丑(一四六九)、實與陳沂同年。又陳沂卒於嘉靖十七年戊戌(一五三八)六月二十六日、得年七十、則許穀刻其先父遺集、應在丙申六月許陞逝後、抑或丁酉(一六三七)卜葬以後、而陳沂此贊蓋是其最晚年之筆矣。

又案陳沂『許居士傳』云、

「居士(許榮)常處樓、老不便陟降。子(許)陞構前宇、又別為二軒、以奉燕息。居士榜其宇為貽穀堂。詩曰、君子有穀、貽孫子是也。軒名惟適、起居無常、惟適之安。古人何善名我乎。」⁽³⁵⁾

『畫贊』所言實本乎此。許陞之為人處事、已見上文、茲不再贅。錢謙益所謂「即居室以觀許子(陞)之面目、則可以類求矣。」宜乎其言也。

注

(1) 見桃山學院大學『國際文化論集』第二十一號。

(2) 參見谷蘭宗『拘虛集引』及注(1)『拙稿』。

- (3) 見許穀『拘虛後集序』。
- (4) 見許成名『拘虛詩序』
- (5) 參見注(3)許『序』及張光實『拘虛後集』卷末識語。
- (6) 見『石亭文集』卷末所附許時萬·時伸識跋。
- (7) 見桃山學院大學『國際文化論集』第十七号。
- (8) 見約園刊本張『序』。
- (9) 明顧起綸『國雅品』土品三引此詩類聯、「溜」作「漏」、「閒」作「開」。案此詩「灣」·「山」·「間」皆屬「刪」韻、「開」(「灰」韻)應是「閒」字之誤。
- (10) 題稱『幕府山餞華玉』，見『拘虛集』卷三。又文徵明『送開封守顧君左遷全州叙』(『甫田集』卷十六)云、「君(顧璘)故吳人、而家金陵。及是便道過家上冢以行，余得合諸友賦古律詩八首為餞，叙其首。」時文徵明正在金陵、而遊幕府山與餞顧璘赴全州實是同日事也。
- (11) 見『石亭文集』卷五。
- (12) 見『甫田集』卷十四。又文徵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璘)墓志銘』(『甫田集』卷三十二)云、「從弟英玉繼公起進士、官按察副使、仕歸而貧、而介潔自將。公雅知其志、雖日與親接、而不輒饋遺。然而中心相孚、不殊同胞也。」可以此詩相互參看。錢謙益以之為「徵仲之徵詞」(『列朝詩集小傳』丙集)、豈其然哉。
- (13) 見『山中集』卷四。
- (14) 參見香港書譜出版社『中國書法大辭典』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
- (15) 見『松雪齋文集』附錄。台灣學生書局印行『歷代畫家詩文集』所收。
- (16) 見楊載『趙公行狀』。
- (17) 見『祕書監志』卷五。
- (18) 參見陶宗儀『書史會要』。
- (19) 見文徵明『題趙仲光梅花雜咏』(『甫田集』卷二十二)及注(18)。

- (20) 同注(18)。
- (21) 見顧璘『攝泉隱君許彥明墓誌銘』、『息園存稿文』卷五。四庫全書本「陞」作「鎗」、今據『石亭文集』及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作「陞」。
- (22) 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 (23) 同注(22)。
- (24) 同注(22)。
- (25) 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甲集及『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
- (26) 以上年表據楊載『趙公行狀』及『元史』本傳編錄。
- (27) 見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卷一。
- (28) 見『祕書監志』卷一。
- (29) 參見『元史』卷一四三『屢屢傳』。
- (30) 參見『元史』卷一一五『裕宗傳』。
- (31) 見寶泉『述書賦』卷下寶蒙注。
- (32) 見乾隆癸卯(一七八三年)御識、『石渠寶笈』續編卷二十七。
- (33) 見『祕書監志』卷五。
- (34) 見文徵明『顧公墓志銘』、『甫田集』卷三十二。
- (35) 見『石亭文集』卷八。

九月十三日再登慧山二首

野興乘秋霽重登
說法臺路穿岡勢
斷泉瀆石紋開陽嶺
人窺見銜花鳥下來繞巖
黃菊綴香氣入深杯

黃葉逢秋寺蒼煙下
晚岑經寒群木慘
餘照四山陰入野平

臨盡垂崖俯視深
一時隨逐總難挽
薜蘿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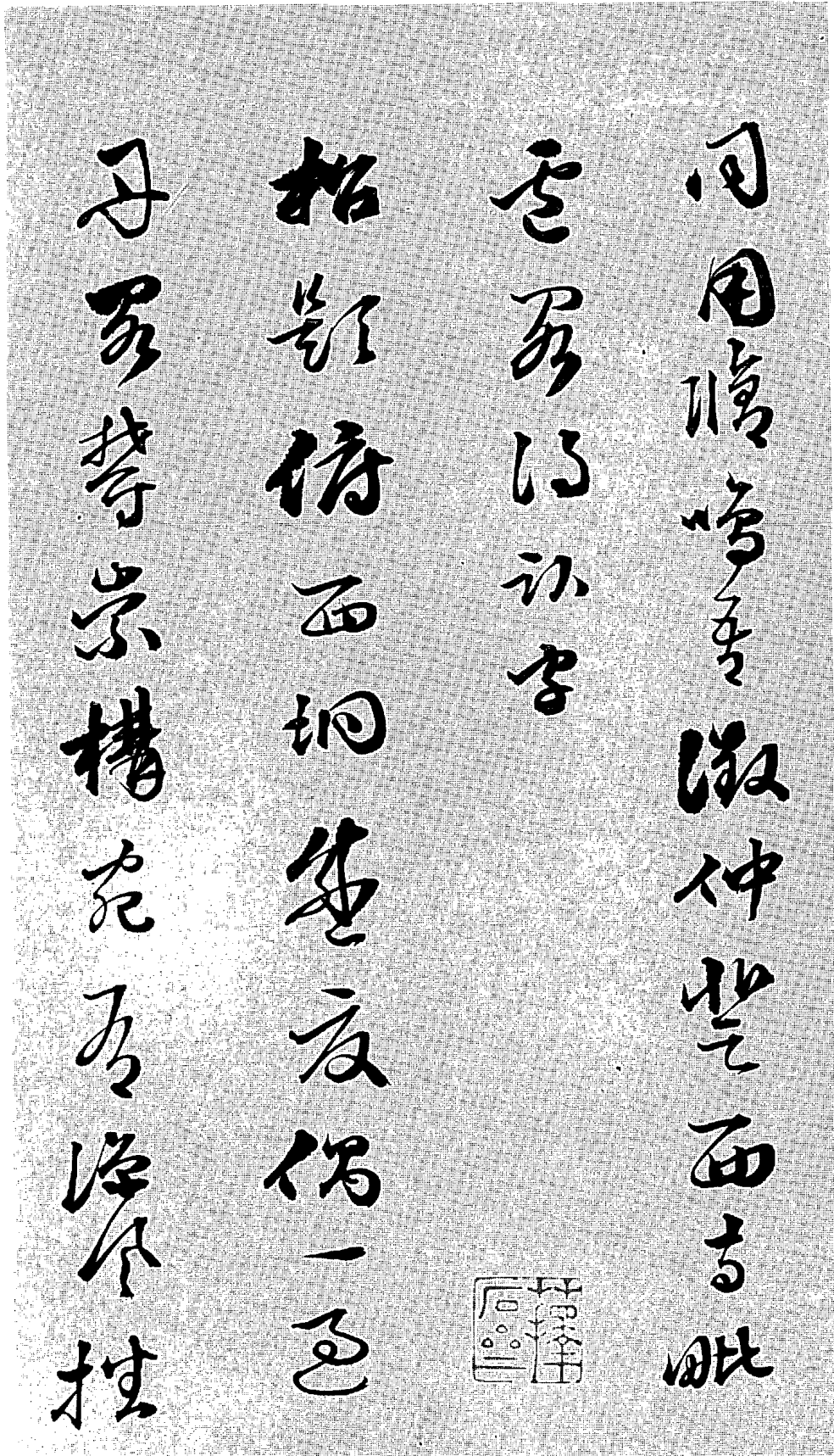
廿七日与徐公海游再元与以石初探族

蒼蒼古刹在初光
翠微与石信相宜
石交山小深蓬見
日林血以黃秋寺
法海在徑白西交
猶



于时大江南北之士稱朱於隱王
則魯南王則飲解也

圖
II



攬石若漱石歷老乃野大
天垂通龍象地出迥蓬座
通時入烟舄浩氣自噴錄
音流梵接朵華亦香和出
中篇編宰毛外六松破性情

圖
V

身在山依雲
心

願
澤先生
嘆
正

太僕書與大蘇
旁及篆隸
繪事皆稱能品

初稿

字魯南其先鄭縣人徙家
南京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累官太僕寺卿有遂

初齋桐崖館文集文苑附

傳



概要

Some Unpublished Pieces by Chen Yi

陳沂（一四六九—一五三八）には『拘虚集』五卷・『拘虚後集』三卷・『拘虚詩談』一卷・『游名山録』四卷・『陳石亭先生文集』十二卷などの著作がある。

『拘虚集』は、陳沂が出仕する前から翰林院学士や山東左参議となる前後に至るまでの詩作を自ら選定し、門人の陳儒によつて一五三二年に刊刻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の原刻本は見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が、幸い任卿が原刻本を復刻した重刊本（一五三三年十月から一五三五年二月までの間と推測される）は、いま台北中央図書館に現存されている。しかしこの任卿の重刊本は卷二と卷三に各々一頁、計五律五首・七律四首が欠けている。

『拘虚後集』は陳沂が政界を引退した後の詩作を収め、一五六二年七月その子の陳叔行によつて刊行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れは陳沂没後二十五年目のことである。また『石亭文集』は陳沂の長子時萬と従子時伸が家蔵の遺稿を収集して一五六五年に刊刻したもので、いま日本尊經閣に収蔵されており、任卿の重刊した『拘虚集』とともに天下の孤本である。

なお『拘虚詩談』と『游名山録』の編者や刊行年月については不明であるが、この二書は張壽鏞の収集によつて一九三四年三月前述の『拘虚集』と『後集』の後に附刻され、『四明叢書』第四集卷十に収められている。しかしそのうちの『拘虚集』は任卿の重刊した欠頁本を再刻したものであるために、欠頁の状況が依然そのままになっている。

かねてから『拘虚集』卷三に欠けていた陳沂の『憶昔』詩其の四を探すために筆者は、一九九七年度の海外研習を利用して、明清の書画資料を収集する傍ら、台北故宮博物院や中央図書館等にある陳沂に関する資料をできる限り精査した。その結果、ここに掲載した十二篇の佚詩佚文を発見し、陳沂の詩文集を補遺すべくこの一文にまとめた。録出した佚詩佚文の後に出典を明示し、それぞれの内容や関係人物および年代などについて考証を行い、陳沂研究にお

ける一層の進展を願うものにした。
なお文末に掲載されている図版は、二玄社の高島義彦・西島慎一両氏のご協力によるものである。ここに誌して謝意を表したい。

SOME UNPUBLISHED PIECES BY CHEN YI

LIN Hong-zuo

It was one of my long-cherished desires to search for the part four of *Reminiscent Poems* by Chen Yi which were not found in the volume 3 of *Ju xu Ji*. In the opportunity of my overseas-research in the school year 1997 I surveyed carefully the materials which were stored up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d others in Formosan, besides I utilized also the opportunity to collect materials of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ic work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In the result of this survey I found out anew twelve missing pieces of Chen's poems and writings which were to be published here in a bundle. Attaching to the texts reproduced from the hitherto missed writings of Chen, I specified the sources of them respectively and gave historical evidences on the persons concerned or historical dates which were relevant to the texts. It is my dearest wish that my achievement could open a new field of investigation of Chen Yi.